

传记名著丛书

约翰·施特劳斯传

普拉维著

圆舞曲之王

潘海峰译

S T R A U S S

同毁灭的力量进行斗争
直到最后我们停止呼吸



K835.215.7
PLW/1

传记名著丛书

约翰·施特劳斯传

普拉维著

圆舞曲之王

潘海峰译



责任编辑:刘力群

封面设计:海 洋

Marcel Prawy

JOHANN STRAUSS:

WELTGESCHICHTE IM WALZERTAKT

Verlag Fritz Molden, 1975

根据奥地利弗利茨·莫尔顿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版译出

圆舞曲之王

约翰·施特劳斯传

马塞尔·普拉维著

潘海峰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通县兔子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9.25 173,000 字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 - 20,100

定价 10.20 元

ISBN 7-108-00820-3/K·173





目 录

请随同我们一起走进回忆的天国	1
圆舞曲之王和圆舞曲经理：老约翰·施特劳斯	20
“一位新的圆舞曲演奏者——一段世界历史”：	
小约翰·施特劳斯	34
三月革命夕照中的圆舞曲之战	45
老维也纳的舞厅——资产阶级的行业	63
娱乐业的家庭托拉斯：约翰和他的两个弟弟	77
巴夫洛夫斯克火车站音乐厅：约翰·施特劳斯	
在俄国	94
施特劳斯和瓦格纳——瓦格纳和施特劳斯	110
准歌星和准交际花：亨丽艾特·施特劳斯	112
《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与世界政治	122
爱与死的圆舞	141
违愿为耶蒂写轻歌剧	153
四百把提琴演奏维也纳圆舞曲：约翰·施特劳斯	
在美国	171
一只蓝鸟变成了《蝙蝠》：一部杰作的诞生	185
同耶蒂生活的最后几年	202

约翰·施特劳斯是如何指挥的?	213
重返青春: 不顾同莉莉的不合仍创作轻歌剧	215
为创作帝国圆舞曲歌剧而奋斗! 阿黛勒大力参与	229
约翰·施特劳斯喜爱伊施尔温泉	248
奇特的小市民: 约翰·施特劳斯的私生活	251
大调和小调的余音	266
后记	282
译者后记	287

扉页后图版

△约翰·施特劳斯像(1825-1899)

△矗立在维也纳的约翰·施特劳斯塑像

“请随同我们一起 走进回忆的天国……”

……厄德恩·封·霍尔瓦特创作的大众戏剧《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中的剧情解说人这样说。调情和爱情。衰微和贫困。辛酸，甜美和恶毒。维也纳圆舞曲式的忧伤。可是“在天空回响着乐声和歌声，犹如天国的弦乐队在演奏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个天国究竟如何美好？

我长大成人的二十年代的维也纳，对我来说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我们并未注意到实际上那依然是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我们这群年轻而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当时只买得起国家歌剧院的站票，而我们却认为，圆舞曲之王盗用了当代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的雅号，这是一种很不公正的竞争。他数十年前就拥有这一雅号也不能构成我们宽恕他的理由。最优美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呢？当然是歌剧《玫瑰骑士》中的那一首！圆舞曲《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算得了什么？！我们听说，它在1867年首次演出

时并未受到欢迎。我们想让可爱的歌剧院前院长理查德·施特劳斯避免同样悲惨的命运，于是我们在1927年他的新歌剧《间奏曲》在维也纳首次上演时拚命地欢呼。剧中有首圆舞曲我至今仍为之倾倒。

可是，最有声望的音乐家的住宅并不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住的，坐落在雅克温大街上的别墅，而是约翰·施特劳斯逝世的地方，即维登区的宫殿式的楼房。最著名的遗孀、圆舞曲之王的王后当时还住在附近的古斯豪斯大街。她不愿听人们称她为阿黛勒·施特劳斯夫人，而愿称她为约翰·施特劳斯夫人。那时她已年过古稀。她那椭圆形的脸庞呈现出高雅的古象牙扇子的颜色，黑黑的双眸仍象伦巴赫当年画的那样妩媚。阿黛勒在维也纳剧院的固定座位在底层左侧第三个包厢。在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演出结束时，她还总是跑到指挥那里批评演奏的速度：“我的山尼^①指挥终曲时比这要慢得多！”（她的批评常常是正确的。山尼不喜欢快速指挥）她的话就是圣经，然而她很少对某一位轻音乐作曲家讲句客气的话。因此，1909年弗兰茨·列哈尔^②的《卢森堡伯爵》首次演出时她评论曰“还不错”，这颇使列哈尔受宠若惊。可是当时这位圆舞曲作曲家的遗孀通过代理人她的妹夫用施特劳斯轻歌剧的收入已购买维也纳剧院的一部分股份，不能容忍该剧院的演出失败；她整个晚上表现出来的对版税的追求不仅倾注于她丈

① 山尼是约翰·施特劳斯的爱称。——译注

② 弗兰茨·列哈尔（1870—1948），匈牙利人，作曲家。——译注

夫的作品，而且也倾注在轻歌剧白银时代的新产品之中。

“互相拥抱吧，千万生民”。

在约翰·施特劳斯将其同一标题的老年时期创作的优美的圆舞曲（人们称之为《三拍子第九交响曲》）不是献给他的夫人，而是献给勃拉姆斯^①前不久，他开始在我祖父母的客厅中来往。我的祖父马塞尔·弗里德曼·封·普拉维博士是堪称皇帝的官方报纸的《外侨报》主编；这并不是读者将在本书以后各章读到大量援引该报评论的原因。我家住在黑格尔路，在这里出出进进的有维也纳音乐界的名人，包括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汉堡的这位伟大的交响乐作曲家将其天才的维也纳的同行和（据说）打杜洛克的牌友——他真诚地欣赏其音乐作品——介绍给了勃拉姆斯作品的出版商西姆罗克。这一切大概发生在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登基40周年庆典前后，因为据我家传统的记载，当时在我家讨论过所谓皇帝圆舞曲危机。1888年12月2日弗兰茨·约瑟夫登基庆典的那天，约翰·施特劳斯亲自在音乐家协会大厅指挥了他创作的《皇帝登基庆典》圆舞曲的首场演出。那天皇帝是在的里雅斯特度过的，即使他在维也纳也肯定不会出席音乐会，因为自从1848年革命事件以来他就不喜欢施特劳斯了。施特劳斯的轻歌剧的首场演出，无论是《蝙蝠》，还是《吉普赛男爵》，他都未去观看。1889年，施特劳斯将其另一首尚未命名的

①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译注

圆舞曲交给他的新出版商西姆罗克出版。西姆罗克给此曲加上了《皇帝圆舞曲》的标题，并强烈要求施特劳斯在曲谱上给不久前登基的年青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写句献词。作曲家在最后一刻还是拒绝了，因为人们已经开始从约翰·施特劳斯不加选择地题词中看到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然而标题《皇帝圆舞曲》却未改动（在印出的曲谱上人们看到的是奥地利的皇冠！）。1889年10月，施特劳斯在柏林的“皇宫剧院”首次演奏了这首圆舞曲。它没有献词，可是柏林却认为这是一首对霍亨索伦王朝的颂歌。同年在维也纳首次演出时，人们批评序曲过于奇特，象进行曲——它好象描写老腓特烈的步兵……这是在发生了迈尔林悲剧的那一年①……

约翰·施特劳斯在我祖父母的客厅里讲过首次写一部歌剧的计划。可是他的音乐当时就可在宫廷歌剧院听到，因为自1883年以来花腔女歌唱家比安卡·比安琪就在德立勃的歌剧《国王如是说》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演出过程中加演过《春之声圆舞曲》。同年，贝尔塔·施瓦茨小姐——她别出心裁地给自己取了个艺名比安卡·比安琪！——在维也纳剧场举行的一次义演中也演唱了这首歌。

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就是这首圆舞曲。1925年秋天，我是在它的诞生处听到它的。我的祖母领我到维也纳剧院参加约翰·施特劳斯百年诞辰纪

① 1889年1月30日，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唯一儿子、王储鲁道夫在维也纳附近的迈尔林同其情妇一起自杀。——译注

念活动。那天演出的是《维也纳性格》。这个纪念晚会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塞尔玛·库尔茨加演的《春之声圆舞曲》。当然我的祖母也认识库尔茨小姐。后来她成了著名的妇科医生哈尔班教授的妻子。她住在人民公园后面的皇宫剧场附近，她的歌声很甜美。当时维也纳犹太资产阶级由于礼节的原因，既不讨厌理查德·瓦格纳^①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也不对塞尔玛长达一分钟的过低的颤音表示反感……

回到家里，我父亲向我讲解了《春之声圆舞曲》的结构：不长的序曲，主题顺序及其反复表现。我们家有台当时就已显得古旧的喇叭式留声机，在我首次上音乐课时用了阿尔弗雷德·格林费尔德的一张唱片。这首圆舞曲就是约翰·施特劳斯赠献给他的。不久，有人带我听了这位帝国内钢琴家在音乐家协会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钢琴家留着髭须，梳着立式发型，腿很短。他未享有世界声誉，可是在维也纳人们至今仍未忘却他。他每年举行一次音乐会，而且总是在圣灰星期三的翌日。他弹奏钢琴不用踏板，精心设计的、刻意卖弄技巧的两手悬空的间歇动作对妇女来说尤其是钢琴艺术的顶峰。作家保尔·林道一次写道，格林费尔德的“指法极轻，弹按琴键所发出的旋律犹如提琴一样连贯圆滑……”那时，格林费尔德也弹奏《春之声圆舞曲》，并承认他自己的轻歌剧《花花公子》中的《宴会圆舞曲》是模仿施特劳斯之作。现在的音乐会通常演奏另外一些节目，可是1950年左右威廉·巴克豪斯还在音乐会上加演了

^①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译注

《春之声圆舞曲》。

在我的童年时代，广播是很新鲜的东西。广播电台那时就播送许多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我有一台早期生产的那种矿石收音机，得用针在晶体检波器上拨动很长时间才能听到声音。我们住在市政厅大街17号5楼。原始的无线电专家告诉我，在阳台上拉一条钢丝能起很好的天线作用。此后世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街上仍可望到阳台上的这条钢丝。戴上耳机听听贝特·西尔文等四人演奏的多瑙河圆舞曲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享受啊！我以为，他们演奏序奏的第一个颤音时只用一把提琴，即西尔文自己的提琴。是不是这把提琴使我迷恋上了约翰·施特劳斯了呢？

每当亲身经历过1894年10月举行的庆祝这位大师从事艺术创作50周年活动的人士讲述当时的盛况时，我总是百听不厌。我家的一些朋友应邀参加了在格朗德饭店举行的宴会，一些朋友参加了维也纳交响乐团举行的纪念音乐会（其中有男声合唱团和阿尔弗雷德·格林费尔德的节目），另外一些朋友则出席了由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爱德华（“漂亮的爱迪”！）在布满了鲜花的音乐家协会大厅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他们说，受祝贺者坐在那里听演奏时面孔呆板，冷漠，神情恍惚。“有着诱惑者目光的耶恩^①”怎么了？1899年6月6日下午约翰·施特劳斯的灵车从刺猬街宫殿

① “耶恩”和“山尼”均系约翰·施特劳斯的爱称。——译注

式楼房出发经过维也纳剧院和宫廷歌剧院驰向中央公墓时，望不到尽头的群众伫立在街道两旁向死者表示哀悼。我家的朋友们感到骄傲的是，在用6辆花车装运的161个花圈中有一些是他们敬献的。

那时经常出入我家的有一位老先生，他是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退休的大提琴演奏家约瑟夫·祖尔策教授。他颇善于讲故事，他的讲述使我着了迷。在约翰·施特劳斯逝世前10天，即在1899年5月22日（圣灵降临星期一）下午演出《蝙蝠》时，大师亲自指挥了序曲。祖尔策参加了这次演出。许多杰出的歌剧演员如米尔登堡、利奥波德·德姆特、特奥多尔·赖希曼、伊丽莎·埃里察、艾迪特·瓦尔克等在第二场作为奥尔洛夫斯基亲王的客人出场。写过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离开，离开……》的托马斯·科夏特当时在宫廷歌剧院合唱队；他扮演亲王的仆人。祖尔策讲了许多有关约翰·施特劳斯的指挥情况：在序曲结束时以空前的速度处理罗西尼^①的紧凑乐段！G大调圆舞曲及其反主题中的小休止和渐慢的乐段即如此，但不象现在通常那样极端。不久我就有机会将那时的一些指挥家的解释同祖尔策对作曲家表演的描述进行比较。

二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听了由一个约翰·施特劳斯指挥的音乐会：在御花园每年夏天均举行露天演出（天气是否也有过“已逝的美好的时代”？），担任指挥的是卷进许

① 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译注

多私人丑闻的自称为约翰三世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儿子。圆舞曲之王在世时，他就以“小施特劳斯”之名在维也纳剧院指挥过根据欧仁·斯克里布^①的喜剧《女人之战》改编的轻歌剧《猫与老鼠》。我争取到他的一个签名留念，但却忘掉了这次音乐会。

人们给我讲述许多关于1921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城市公园里修建的约翰·施特劳斯纪念碑揭幕的情况。城墙外面的所谓水区曾是老维也纳人喜欢散步的所在。纪念碑就树立在那里。纪念碑揭幕时，维也纳交响乐团在著名的指挥家阿图尔·尼基施——他本人还认识约翰·施特劳斯——的指挥下演奏了多瑙河圆舞曲。因为年青的共和国也不能没有“圆舞曲之王”这个词（可是理查德·瓦格纳也用过这个词），于是人们便将大师当作“上帝恩赐王冠——任何君主均不可能得到这种王冠——的国王”来加以颂扬。这座由建筑师埃德蒙德·黑尔默设计的纪念碑已成为世界上被人拍照次数最多的文物之一（也许仅次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为什么它在艺术上的声名如此不好？纪念碑上的施特劳斯并不象某些纪念碑上坐着或站着的伟人那样毫无个性。他在拉小提琴，这同他的“全体维也纳人的首席小提琴手”这一雅号是相适应的：手托小提琴，琴弓作出了用力拉的姿式。背后是一白色大理石的拱形装饰，上面雕刻了跃出多瑙河之波的青年男女，最上端是一对裸体的

① 奥古斯丁·欧仁·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译注。

情侣在拥抱亲吻。有许多比这更漂亮、更珍贵的纪念碑，可是也许没有比这更真实的纪念碑。因为它不仅使约翰·施特劳斯的声名万古留芳，而且同时也留下一件极其低劣的艺术作品。如果人们用“蓝色多瑙河畔的宫廷歌手的缠绵悦耳和浓香四溢（！）的旋律”来玷污德语，那么大师约翰·施特劳斯本人对这种崇拜是没有责任的。为修建纪念碑用了150万战后克朗，原计划在约翰·施特劳斯的脚下雕塑一个多瑙河女妖像，因钱款不足而作罢。幸亏未雕成！

出席萨尔斯堡文化节期间由克莱门斯·克劳斯^①指挥的施特劳斯家族作品音乐会是我的大学生时期永难忘怀的一次经历。他以施特劳斯的音乐作品建立新年音乐会的传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克劳斯以多么大的魅力，多么圆熟而精湛的技巧从指挥波尔卡中取得了最动人心弦的效果！我认为，他指挥波尔卡比指挥圆舞曲更引人入胜。遗憾的是在他担任维也纳歌剧院院长期间从未指挥过施特劳斯轻歌剧的演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了许多古典轻歌剧，“从另一个角度”听听和看看他所宠爱的歌唱家的演出是一件美事。遗憾的是，1920年上演的传奇般的《蝙蝠》我未赶得上观看，那时指挥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女主角罗莎琳达的扮演者是玛丽亚·耶里察。她扮演这一角色同她在普契尼^②的歌剧中的演出一样动人。1951年她

① 克莱门斯·克劳斯（1893—1954），奥地利指挥家。——译注

② 基亚科莫·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作曲家。——译注

还在纽约大都市歌剧院在尤金·奥尔曼迪的指挥下扮演了这一角色。我回忆起在维也纳歌剧院由布鲁诺·瓦尔特^①和费利克斯·魏因加特纳^②指挥的《蝙蝠》的美妙的演出。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是埃森斯坦的扮演者理查德·陶贝尔在第二终场中唱的“我不相信生了脓疮！”的半声G调的歌声至今犹在耳旁。后来他扮演了音乐教师阿尔弗雷德。可是这个角色演得最好的是莱奥·斯勒察克。我想大概是在1930年，在第一终场里他想穿上埃森斯坦的睡衣时那高大的身影至今仍闪现在我的眼前：扮演埃森斯坦的是身材十分矮小的埃里希·齐默尔曼。斯勒察克用带着浓重的波希米亚的口音的德语出其不意地对扮演他的情妇的万达·阿克塞尔说：“你怎么嫁给了一个矮子？”

出于我自己也难以理解的原因，我犯了一个我的家庭根本不会饶恕的错误，没有观看1925年的《吉普赛男爵》的演出。在那次演出中赛尔玛·库茨扮演了莎菲。她是1910年在魏因加特纳指挥下宫廷歌剧院第一个扮演莎菲的歌唱家。1931年除夕，在1974年逝世的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重新排演《吉普赛男爵》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盛会：曾出色地扮演过艾勒特拉的罗莎·保利扮演莎菲，以成功地扮演罗恩格林而闻名的弗兰茨·弗尔克尔扮演巴林凯。阿尔弗雷德·耶格尔由鞋匠诗人汉斯·萨克斯变成了养猪的文盲楚潘。妙极了！在阿黛勒夫人的推动下，宫廷歌剧院

① 布鲁诺·瓦尔特（1876—1962），德裔美国指挥家。——译注

② 费利克斯·封·魏因加特纳（1863—1942），奥地利作曲家。——译注